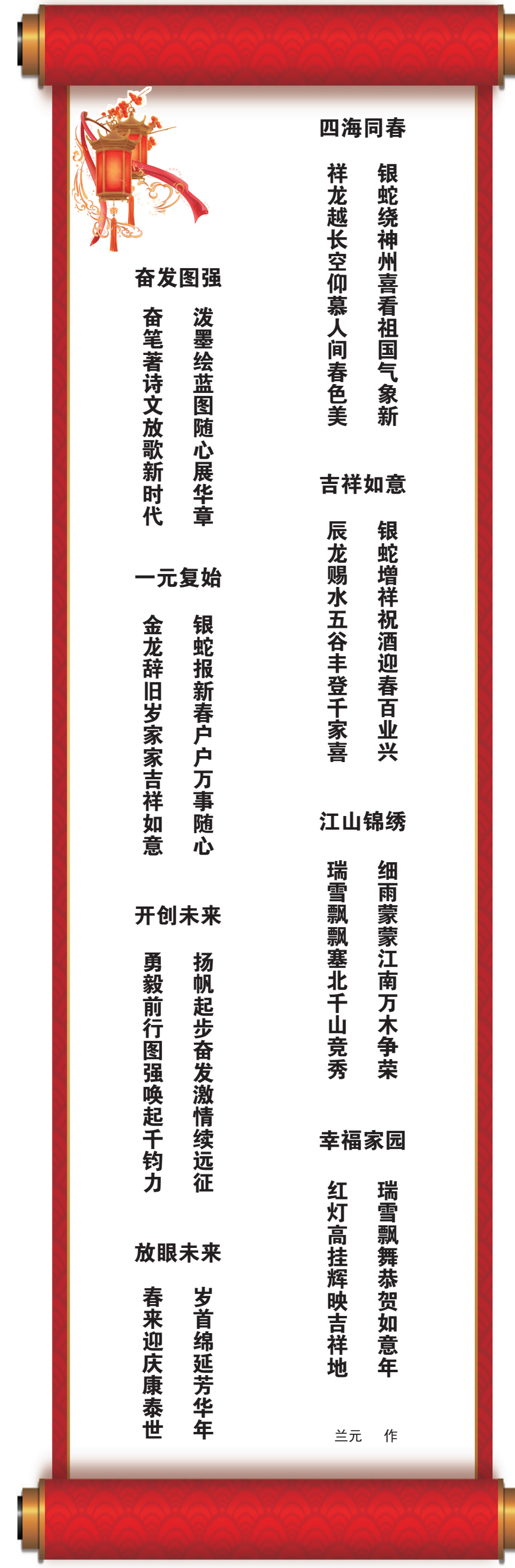




年大過東關



过好年

过了腊八就是年。每到一年的年根儿,我国东北地区,大地冰封雪冻,一片银白。在人们的印象中,冰雪与年总是相伴而来,它们相互滋养,构筑起独有的文化景观。

从自然角度看,岁末年初,正值北半球冬季,在广袤的北国大地,低温促使江河凝冰、瑞雪纷扬,银装素裹的景观成为年关临近的显著标志。“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这奇幻的冰雪之景,是大自然为年预备的盛装,似给大地铺上绵软新被,孕育新春希望。农谚“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睡”更是道破了冰雪与年、冰雪与希望之间的关系。

人文层面,冰雪与年的羁绊更深。从岁月的时序更迭来看,年作为农耕文明中最重要的时间节点,通常落在冬季。此时,大地冰封,白雪皑皑,自然界以冰雪的面貌呈现出一种静谧与蛰伏。这是天地的“息壤”时刻,与年所蕴含的辞旧迎新、休养生息的文化意义不谋而合。农耕生产在冰雪的笼罩下暂时停歇,人们遵循着自然的指令,放下田间农具,盘点一年的收成与得失,如同万物在冰雪之下暗自积蓄力量,静候春生。年,便在这冰寒肃静之中,成为人们心灵与至纯至净、映照出人们内心对纯粹、本真的精神追求。年,在文化心理上何尝不是一场灵魂的洗礼?旧岁的烦恼、杂念,随着年关临近,在冰雪营造的冷峻氛围里被审视、沉淀。人们渴望藉由新年,如冰雪消融般褪去尘世铅华,回归赤子初心,以澄澈之心迈向新程。冰雪赋予年以净化的仪式感,年则将冰雪的纯净内化为生命的重启力量,二者交织成一幅精神蜕变的文化图景。

可以说,冰雪与年,一天一地、一冷一暖、一静一动,自然的岁末冷凝与人文的新春炽热相融,铸就华夏大地独有的年文化魅力,岁岁年年,永绽光芒。

从东北地区人们的众多生活习惯,可以直观感受冰雪与年的深层关联。居住是生存在冰雪的博弈。传统东北民居“烟囱安在山墙外、窗户糊在外”,东北人不仅要砌厚墙,装双层窗来抵御凛冽寒风,在烟囱设计上也别具一格。人们把烟囱立在房屋外面,通过特殊构造防止倒烟和热量向室外散发。过年期间,冰封封门时,一家人围着火炉取暖,这就是年的惬意。过去,几乎家家有火盆,炭火盛于盆,置于炕头下,老人抽着旱烟,孩童烤着土豆,严寒被挡在门外,是东北人“猫冬”的智慧来源。

冰雪催生“交通工具”的想象。在东北,狗拉雪橇曾是林海雪原里的“快车”,送货载人,铃声清脆划破雪野寂静;冰车是孩童至爱的玩具,木板下镶嵌铁条或钢珠,手持铁棍助力,冰面上飞驰电掣。过年时,坐着雪橇走亲戚更是别样的东北风情。而今,随着汽车的普及,每年冰雪到来前,很多人早早就给车装上防滑链,也是东北特有的习惯。

饮食文化更是冰雪孕育的美味传奇。冻货堪称东北人“户外冰箱”特产:冻梨、冻柿子,冷水一泡,冰壳下果肉软糯,果汁冰爽甘甜。在室内煨热时来上一口,冰火两重天;黏豆包用黄米面包着红豆馅,蒸熟后耐储存,寒冬户外劳作,揣几个在怀,饿时咬上一口,热气腾腾暖全身;杀猪菜,年关杀猪,五花肉、血肠、酸菜一锅炖,在冰天雪地驱寒友朋共聚,驱散周身寒气。此外,因为冬季漫长而寒冷,为了在冬季保存食物,东北人发展出了独特的储菜窖,养成了雪地理内的好习惯。储菜窖是利用地下的恒温环境来储存蔬菜,而雪地理内则是将肉类埋在雪中,利用自然低温来冷冻,冻实不失水分。当前,东北人通过短视频展示制作“自然冰箱”、制作冻梨的过程,吸引了不少人关注。

冰雪与年相互滋养,造就了一系列特别习俗。

冰嬉,这一古老传统从宫廷走向民间,贯穿年节时光。宫廷冰嬉盛时,八旗健儿如冰上飞燕,速滑、花滑、冰球雏形技艺精彩纷呈,尽显尚武豪情;民间则男女老少齐上阵,天然冰场成欢乐海洋,孩童能闹、青年竞技,老者含笑观瞻,亲情友情在冰刀划过处升温,年的喜庆随笑语散落冰面。

冰灯是年的标配,它原是渔民以冰为犁、燃烛照明的实用发明,从大门两侧到家各个角落点冰灯,寓意照亮来年的路。如今,冰灯经岁月打磨,已经成为年下的璀璨艺术。剔透冰块雕成花鸟鱼虫、神话传说,内置彩灯,夜幕降临时,街巷冰灯亮起,与大红灯笼争辉,照亮归家路,暖了游子心。此外,在年节装饰中,冰雪元素点睛添彩,冰雕雪塑玲珑剔透,立于街头巷尾、景区广场,与大红灯笼相映成趣,刚柔并济间尽是年意。更有民间艺人以雪为纸、冰为墨,雕琢生肖、福字等祥瑞符号,将祈愿封于冰雪,待暖阳融释,化为新春祝福。

查干湖冬捕是东北地区的一项传统活动。祭天醒网仪式庄严肃穆,德高望重的鱼把头带领渔民,在冰面上摆上祭品,感恩自然赐福,祈求平安丰收。在巨大的湖面上,捕鱼人在鱼把头的指挥下,分工协作,将大网投放到冰面下捕鱼。渔民们分工明确,凿冰、拉网、收鱼,数十人乃至上百人协同,冰天雪地中相互呼应,挥洒热汗。周边村民、外地游客或参与劳作,或驻足围观,场面热闹而壮观。

在东北的一些地方,还流行一种“尝鲜儿”的年份,也叫“偷饺子”。天寒地冻之时,人们习惯把饺子、豆包、馒头提前包好蒸好,放在天然“大冰箱”里,过年期间,随时拿出煮熟一热就能吃。忙年的时候,家家户户户之间都会互相帮忙,今天我帮你家包,明天你帮我蒸,包完之后,大家都会“偷着”带回去几个饺子,然后尝尝谁家的鲜,谁家的香,谁家的好吃。吃完了还会给相应人家反馈,你家饺子咸了淡了之类。这种“偷饺子”习俗让冰天雪地的邻里之间多了一份温情,让过年变得更加有趣有味。

总之,在北方,人们通过冰雪来“打扮”年,又通过年来丰富冰雪,彼此之间形成了一种为人们所欢迎的仪式感。

冰雪蕴新春

□曹保明

文层层面,冰雪与年的羁绊更深。从岁月的时序更迭来看,年作为农耕文明中最重要的时间节点,通常落在冬季。此时,大地冰封,白雪皑皑,自然界以冰雪的面貌呈现出一种静谧与蛰伏。这是天地的“息壤”时刻,与年所蕴含的辞旧迎新、休养生息的文化意义不谋而合。农耕生产在冰雪的笼罩下暂时停歇,人们遵循着自然的指令,放下田间农具,盘点一年的收成与得失,如同万物在冰雪之下暗自积蓄力量,静候春生。年,便在这冰寒肃静之中,成为人们心灵与至纯至净、映照出人们内心对纯粹、本真的精神追求。年,在文化心理上何尝不是一场灵魂的洗礼?旧岁的烦恼、杂念,随着年关临近,在冰雪营造的冷峻氛围里被审视、沉淀。人们渴望藉由新年,如冰雪消融般褪去尘世铅华,回归赤子初心,以澄澈之心迈向新程。冰雪赋予年以净化的仪式感,年则将冰雪的纯净内化为生命的重启力量,二者交织成一幅精神蜕变的文化图景。

可以说,冰雪与年,一天一地、一冷一暖、一静一动,自然的岁末冷凝与人文的新春炽热相融,铸就华夏大地独有的年文化魅力,岁岁年年,永绽光芒。

从东北地区人们的众多生活习惯,可以直观感受冰雪与年的深层关联。居住是生存在冰雪的博弈。传统东北民居“烟囱安在山墙外、窗户糊在外”,东北人不仅要砌厚墙,装双层窗来抵御凛冽寒风,在烟囱设计上也别具一格。人们把烟囱立在房屋外面,通过特殊构造防止倒烟和热量向室外散发。过年期间,冰封封门时,一家人围着火炉取暖,这就是年的惬意。过去,几乎家家有火盆,炭火盛于盆,置于炕头下,老人抽着旱烟,孩童烤着土豆,严寒被挡在门外,是东北人“猫冬”的智慧来源。

冰雪催生“交通工具”的想象。在东北,狗拉雪橇曾是林海雪原里的“快车”,送货载人,铃声清脆划破雪野寂静;冰车是孩童至爱的玩具,木板下镶嵌铁条或钢珠,手持铁棍助力,冰面上飞驰电掣。过年时,坐着雪橇走亲戚更是别样的东北风情。而今,随着汽车的普及,每年冰雪到来前,很多人早早就给车装上防滑链,也是东北特有的习惯。

饮食文化更是冰雪孕育的美味传奇。冻货堪称东北人“户外冰箱”特产:冻梨、冻柿子,冷水一泡,冰壳下果肉软糯,果汁冰爽甘甜。在室内煨热时来上一口,冰火两重天;黏豆包用黄米面包着红豆馅,蒸熟后耐储存,寒冬户外劳作,揣几个在怀,饿时咬上一口,热气腾腾暖全身;杀猪菜,年关杀猪,五花肉、血肠、酸菜一锅炖,在冰天雪地驱寒友朋共聚,驱散周身寒气。此外,因为冬季漫长而寒冷,为了在冬季保存食物,东北人发展出了独特的储菜窖,养成了雪地理内的好习惯。储菜窖是利用地下的恒温环境来储存蔬菜,而雪地理内则是将肉类埋在雪中,利用自然低温来冷冻,冻实不失水分。当前,东北人通过短视频展示制作“自然冰箱”、制作冻梨的过程,吸引了不少人关注。

冰雪与年相互滋养,造就了一系列特别习俗。

冰嬉,这一古老传统从宫廷走向民间,贯穿年节时光。宫廷冰嬉盛时,八旗健儿如冰上飞燕,速滑、花滑、冰球雏形技艺精彩纷呈,尽显尚武豪情;民间则男女老少齐上阵,天然冰场成欢乐海洋,孩童能闹、青年竞技,老者含笑观瞻,亲情友情在冰刀划过处升温,年的喜庆随笑语散落冰面。

冰灯是年的标配,它原是渔民以冰为犁、燃烛照明的实用发明,从大门两侧到家各个角落点冰灯,寓意照亮来年的路。如今,冰灯经岁月打磨,已经成为年下的璀璨艺术。剔透冰块雕成花鸟鱼虫、神话传说,内置彩灯,夜幕降临时,街巷冰灯亮起,与大红灯笼争辉,照亮归家路,暖了游子心。此外,在年节装饰中,冰雪元素点睛添彩,冰雕雪塑玲珑剔透,立于街头巷尾、景区广场,与大红灯笼相映成趣,刚柔并济间尽是年意。更有民间艺人以雪为纸、冰为墨,雕琢生肖、福字等祥瑞符号,将祈愿封于冰雪,待暖阳融释,化为新春祝福。

查干湖冬捕是东北地区的一项传统活动。祭天醒网仪式庄严肃穆,德高望重的鱼把头带领渔民,在冰面上摆上祭品,感恩自然赐福,祈求平安丰收。在巨大的湖面上,捕鱼人在鱼把头的指挥下,分工协作,将大网投放到冰面下捕鱼。渔民们分工明确,凿冰、拉网、收鱼,数十人乃至上百人协同,冰天雪地中相互呼应,挥洒热汗。周边村民、外地游客或参与劳作,或驻足围观,场面热闹而壮观。

在东北的一些地方,还流行一种“尝鲜儿”的年份,也叫“偷饺子”。天寒地冻之时,人们习惯把饺子、豆包、馒头提前包好蒸好,放在天然“大冰箱”里,过年期间,随时拿出煮熟一热就能吃。忙年的时候,家家户户户之间都会互相帮忙,今天我帮你家包,明天你帮我蒸,包完之后,大家都会“偷着”带回去几个饺子,然后尝尝谁家的鲜,谁家的香,谁家的好吃。吃完了还会给相应人家反馈,你家饺子咸了淡了之类。这种“偷饺子”习俗让冰天雪地的邻里之间多了一份温情,让过年变得更加有趣有味。

总之,在北方,人们通过冰雪来“打扮”年,又通过年来丰富冰雪,彼此之间形成了一种为人们所欢迎的仪式感。

守岁随想

□曹景常

中华民族过年的传统习俗中有“守岁”之说。说到守岁,大家感想不一,而我对于守岁似乎总有一种特别的感受。年年的守岁,我们守的是什么?是友情,是希望,也是梦想。

是啊,在我们人生的风风雨雨中,哪一步少得了朋友的帮助与呵护?由各种机遇结下的友谊和情缘,无论是新朋友还是老友,也无论是见过面的还是相交已久的,这都不妨碍友情的增长和加厚。你说这一份份深深的、浓浓的友情不好正在守岁的除夕细细品味吗?

不错,从目前的角度来看,希望与梦想,似乎都是虚幻的、是不真实的,但汗水可以将虚幻的未来和计划转化作现实啊!没有了希望,就没有了真正的未来;没有了梦想,现实的存在似乎也没有了意义——我们每一天灿烂的现实,不都是昨日守岁的除夕细细品味吗?

就在辞旧迎新的时节,我们慢慢回想,那一点由希望与梦想结出的硕果,正在昨日的枝头含笑,再抬头,未来的路上,希望也正在招手,而踌躇满志的现实,也在新春短暂的休憩中跃跃欲试,那守岁的时光不正正在一寸一寸地被镀上灿烂的光彩吗?

其实,守岁更是一个美妙而悠远的愿望——“守岁”,不正是抓住了流逝的岁月,走在时光前面的一个美好梦想吗?

守岁不是保守,也不是停滞,更不是消极的等待,而是起跳前的助跑,出发前的整装!

经过了“守岁”的洗礼,我们的明天会更加灿烂、更加辉煌。

在享受浓浓的春节氛围时,儿时乡间过年时那些年味,在我的脑海深处逐渐地清晰起来,一如陈年的老酒,愈发显出醇厚持久的醇香,令人回味无穷,品味不暇。

儿时盼岁月完假盼过年,一过腊月二十三,年味便浓了。最高兴的事情莫过于跟在妈妈的屁股后面去供销社置办年货了,那时年货都是凭票供应,一斤糖、二斤油、三斤鱼、五尺布,妈妈的手里捏着杂七杂八的一叠票子,捏着我们全家人过年的希望。

糖分两种,一种是黑不拉几的白砂糖。大人们都叫它“古巴糖”,我们却不甚喜欢,原因是背着大人用沾了唾沫的手指去糖堆里粘块放进嘴里,涩涩的还略带些怪味,品半天也品不出甜味来。我们喜欢的是那种做成糖子一样的浅黄色的水果糖,我们叫它“光脸子”糖,拈一块放进嘴里,用舌头搅来搅去,一会儿工夫就甜津四溢,一甜就甜到心里去。幸运的话还能分到几两“高粱饴”软糖,又甜又软,直嚼得口舌生香,是我们的最爱。

鱼一般分的是海带鱼,我们叫“刀鱼稍子”,肉少味正。偶尔还能夹得几只小海兔,妈妈说有嚼头,往往刚刚上桌就被我们俩抢光了。妈妈织布的时候我们的兴趣早转移了,直勾勾地被鞭炮吸引过来了,鞭炮也兴三两种,电光炮、二踢脚、小旱鞭,包装也简单,可是我们半天也都不肯开步。最后在我们软磨硬泡之下,我和弟弟一人得到了一挂一百响的小旱鞭,虽不情愿,但也没有办法。因为妈妈说“买鞭炮不如买猪,买猪不如买画”,鞭一个响就没了,鞭炮一会儿也没了,只有画贴在墙上看着一年。可我们总觉得画上那些抱鲤鱼的胖小孩,总没有兜里揣着鼓鼓的一些小鞭炮来得实在。

千等万盼中,除夕夜终于来临了,我们挺着撑得鼓鼓的肚子,摸着兜里揣着鼓鼓的小鞭,兴冲冲地出发了。我和弟弟的小旱鞭早被我们拆散了,一个个地装进了兜里,这样可以节省着放。

我们提着自制的土灯笼,一个除去商标的罐头瓶,瓶里放上一截插在萝卜块上的蜡烛,瓶口拴着一截细铁丝,铁丝头上缠着一根木棍,点燃蜡烛后,举着木棍,这个简易的灯笼就能发出一团昏黄的光了。我们走街串巷,呼朋引伴,大呼小叫,鞭炮声和笑声不断地在漆黑的夜空中炸响。

疯跑一阵累了,就相约着去听书。生产队饲养所烧得腐屁股的大通炕上,坐满了老老少少,正在听村里的“古秀才”说书呢。“古秀才”农活干得怎么样,却装了一肚子千奇百怪的故事,什么九头怪、黄泥老怪啊,这会儿正讲着“薛礼征东大截虎苏文”呢,每每讲到关键的时候,干咳两声,就有人上前把热水续上,腿巴巴地盯着他的嘴生怕漏过哪句重要的话。说书一般持续到吃“发纸饺子”前,故事高潮处,“古秀才”一句“且听下回分解”,众人纷纷下炕跑回家。

众人散去,“古秀才”的眼眸也随之暗淡,这时队长喊了一句:“老古啊,跟我回去吃顿‘发纸饺子’吧。”“古秀才”闻声直挺挺地,嘴里喃喃:“这、这好吗?”最后还是油油地跟在队长身后回了家。我们一群孩童是等不到下回分解的,暖和一会儿,就跑得没影,又到村街上疯去了。有时候往住就误了回家吃“发纸饺子”,被找回家后却不会挨打,更不会挨打,因为过年过节,一是禁忌多,二是父母宽容多,也就敢放肆一回。

吃过年夜饭,还要撑着发沉的眼皮熬年夜,因为年俗说守到天亮,百事顺畅。撑不住时,母亲亲在水瓢里的冻梨就端上来了,外面结着一层硬硬的冰壳,敲开冰壳,里头是酸甜细软的冻梨,咬上一口,从脑门直沁心脾,一个激灵过后,人立马就精神了。不禁暗自盘算起来,大年初一该给谁拜年磕头,该约谁一起去看秧歌敲秧炮,躺在枕头上翻来覆去地“烙烙饼”,胡思乱想着,就走进了五彩缤纷的新年美梦中了……

泽华于冬日

暖岁欢歌

□九 荒

不停地
向某一个节点靠拢
脚下欢快有力的音乐
从容地,向下一个时刻
靠近

这里,每一位友人
似乎,都回到了青春岁月
激情与活力
延伸到了夜的深处

零点的钟声,响了——
舞动与忘我
从一束目光上
传递到另一束目光里
一颗心
抱紧了另一颗心

新春灯火

只有你
在廊前,在路边
在雪乡高高竖起的灯杆上
取出暖,取出光亮
取出光阴里的
十万朵祥和

欢 歌

夜色在雪中泛着微光
挂着一串串的街灯
睁开眼,看一群歌者
款款深情地
走来

我们融入岁月的欢乐之中
感觉每个音符的温度
聆听一杯酒
醇厚的醇香

歌声的翅膀
与微笑的羽毛
借助节日的氛围
从目光里,抽出一丝丝喜悦
轻轻地飞上屋檐
轻柔地,落在了心头

烟花烂漫

盛开的光焰
照亮了 远处的云霓
和近处的目光

如此绚烂的夜晚
即使从快节奏的人群里
走出
也会重新走进
新年的另一种斑斓

在喜庆的色彩里
我看到丰腴的光
已经出发
看到弥漫在夜空下的欢乐
已经,挡住了
寒冷的冰雪

跨年夜

慢悠的流光

